

战马

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ramatic, high-contrast illustration. A man in a dark uniform is silhouetted against a bright, fiery orange and yellow sky, riding a dark horse. The horse is captured in a dynamic, rearing or galloping pose. Several strands of barbed wire are visible, stretching across the scene and framing the central figures. The overall mood is somber and evocative, reflecting the war-torn setting of the story.

〔英〕迈克尔·莫波格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战马

〔英〕迈克尔·莫波格 著
李晋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战马/[英]莫波格著;李晋译.-海口:南海
出版公司,2016.1
ISBN 978-7-5442-7926-0

I. ①战… II. ①莫…②李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
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98903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30-2015-066

WAR HORSE

by MICHAEL MORPURGO

Copyright © MICHAEL MORPURGO 1982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GMONT BOOK LTD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5 THINKINGDOM MEDIA GROUP
LIMITE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战马

[英] 迈克尔·莫波格 著
李晋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李 昕 杜益萍
装帧设计 江宛乐
内文插图 王 静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印 张 5.5
字 数 65千
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7926-0
定 价 35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献给莱蒂斯

我写这本书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

尤其想要感谢的是

克莱尔和罗莎琳德

塞巴斯蒂安和霍雷肖

吉姆·海因森（兽医）

艾伯特·威克斯

还有已故的威尔弗雷德·埃利斯和已故的巴吉特上尉

——后三位都住在兹利教区，已年过八旬

作者的话

在那所现在被镇上用作集会大厅的旧学校里，在那个指针永远停留在十点零一分的钟下方，挂着一幅灰扑扑的小油画，画的是一匹马。它是匹很棒的红栗马，额头上的白十字花纹引人注目，四只蹄子一样雪白耀眼。它转过头，竖起耳朵矗立在那里，有些惆怅地望着画外，仿佛刚刚注意到站在画前的人。

当大厅因为举办教区会议、丰收晚宴或晚间社交活动而对外开放时，许多人会很随意地瞥一眼这幅油画。在这些人眼里，这只不过是幅污损的老油画，是某个才华横溢却济济无名的艺术家画的一匹无名的马。他们对这幅画已经熟视无睹。但是，如果你看得更仔细些，就会发现铜画框底部渐渐褪去的黑色笔迹：

乔伊

詹姆斯·尼科尔斯上尉作于一九一四年秋

镇里有些人——现在只有少数几个了——还记得乔伊是谁，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知道乔伊的人越来越少。写乔伊的故事就是为了让人们不要忘记它，不要忘记那些知道它的人，不要忘记那场战争，在战争中他们饱受折磨，最后失去生命。

第一章

山坡上的田地，阴暗潮湿的马厩，沿屋梁来回穿梭的老鼠，这些在我的记忆深处模糊成一片。不过，卖马那天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，那种恐惧感纠缠了我一辈子。

我那时还不满六个月，腿长长的，行动笨拙，从没离开过妈妈。那天，拍卖场乱哄哄的，我和妈妈分开了，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。

妈妈是匹很棒的农用马，已经上了年纪，不过，她的腿还是很明显地表现出爱尔兰马特有的耐力和健壮。那天没几分钟，她就被卖掉了，我还没跟出门口，她就被别人匆匆带走。

我却很难找到买主。或许是因为我当时惊慌失措，绝望地转着圈找妈妈，或许是因为没有哪个农场主或吉

普赛人肯要一匹纤细瘦弱、还不是纯种的小马驹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他们为我到底有多不值钱争论了好久，最后，我听见有人敲下拍卖锤，接着，我被赶出门，进了外面的一个马圈。

“花了三块钱，这马还不赖吧？是不是，我的小坏蛋？真是不赖。”说话人嗓音粗哑，应该是经常喝酒的缘故，他显然就是我的买主。不过我不会叫他主人，因为我只有一个主人。

我的买主手里拿着绳子，费力地爬进马圈，身后跟着三四个红脸的酒友，每人都拿着一根绳子。他们摘下帽子，脱掉外套，卷起袖子，朝我走过来的时候都哈哈笑着。

以前从没有人碰过我，因此我步步后退，一直退到身体撞上马圈的护栏。他们同时朝我扑来，只不过动作迟缓，我设法躲过了他们，跳到马圈中央，然后又转身朝向他们。这会儿他们可笑不出来了。

我呼唤着妈妈，听见她回应的声音在远处响起。我朝妈妈的声音传来的方向冲去，试图越过护栏，结果被绊住前腿，卡在那儿了。我感到有人粗鲁地揪住我的马鬃和尾巴，接着就有一根绳子紧紧拴住了我的脖子。我被推倒在地，似乎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坐着人，让我动弹不得。他们稍微一松手我就开始挣扎，使劲踢腿，直到

把自己累得筋疲力尽。但他们个个五大三粗，且人多势众。我被套上马笼头，脖子和头都被勒紧。

“哟，你还挺能跟我作对，是吧？”我的买主一边勒紧绳子，一边咬牙切齿地笑着说，“我喜欢有人跟我作对。不过我会想法治你的。你这只小斗鸡很快就会服服帖帖。”

一路上我被拖着走，有根短绳把我拴在农用车后挡板上，所以我每次扭头时都把脖子扯得生疼。

我们走上去农场的那条路，辘辘地过了桥，进了一间马厩，这是我的新家。此时我浑身无力，身上汗津津的，头被笼头磨得生疼。

来到新家的第一天晚上，我得到的第一个安慰是知道自己并不孤独——刚才那匹一路从市场拉车回来的老马被带进我旁边的马厩。她进马厩时停住脚步，朝我这边看了看，还温柔地低鸣了一声。

我正想从马厩后方走上前去，买主忽然拿马鞭狠抽她的肚子，我马上又退到后面，蜷缩到角落。

“讨厌鬼，滚进去。”买主大吼道，“你一直就是个讨厌鬼，佐依，别想把你那些把戏教给这新来的小东西。”就在那一刻，我瞥见那匹老母马眼中流露出的善良和同情，这安抚了我的情绪，让我不再感到惊慌失措。

我那买主踉踉跄跄地走过鹅卵石铺成的小路，进了

前头的农舍，我被留在这儿，没水，也没吃的。这时传来开门的声音，还有人嚷嚷，接着就听到有人跑过院子，兴奋的说话声越来越近。

两个脑袋出现在马厩的门前，其中一个是个小男孩。他仔细端详我半天，最后露出灿烂的笑容。“妈妈，”他认真地说，“这马肯定很棒、很勇敢。您看它抬头的样子。妈妈，您看啊，它浑身都湿透了。我得给它擦擦。”

“你爸说别碰这马，艾伯特。”他母亲说，“他说，最好先让这马自己待着，别碰它。”

“妈妈，”艾伯特说着取下马厩的门闩，“爸爸一到赶集的日子就喝得醉醺醺的，喝醉了就犯糊涂。您告诉过我好多次了，说他醉酒的时候别听他的。妈妈，您去喂老马佐依，我来照顾它。嗨，妈妈，您看它是不是很棒？它几乎全身都是红的，是匹红栗马，对吗？它鼻梁上的那个十字太完美了。您见过长白十字的马吗？您见过这样的吗？等它休息好了，我就要骑它。我走哪儿都骑着它，没有哪匹马能比得上它，全教区都不会有，全国都不会有。”

“艾伯特，你刚满十三岁。”他母亲站在另一间马厩门口说，“这匹马太小，你也太小。不管怎么说，爸爸让你别碰它，要是让他在这儿撞见你，到时你可别哭着来找我。”

“可是，妈妈，爸爸到底为什么买这马？”艾伯特问，“我们本来要买只小牛犊，对吧？他去市场不就是为这个吗？不是要买只小牛犊去吃老牛塞兰丁的奶吗？”

“我知道，宝贝儿，你爸爸做这种事的时候都是一时糊涂。”艾伯特的母亲轻声说，“他说，本来农夫伊斯顿要出价买这匹马来着。你也知道，上次他们因为篱笆的事吵过架，你爸爸对他有看法。我猜他买下这匹马就是不想让伊斯顿遂心如意。嗯，我想大概就是这么回事。”

“妈妈，他买了这匹马，我倒是很高兴。”艾伯特脱下夹克，朝我慢慢走来，“不管他当时是不是喝醉了，这可是他做过的最好的一件事。”

“艾伯特，别这样说你爸。他这辈子不容易，这样说他可不对哦。”他母亲说道。可惜这些话毫无说服力。

艾伯特差不多和我一般高，他走近时说话的声音是那样轻柔，我立刻觉得很平静，也很好奇，就还是靠墙站着。他碰我的时候，我起先跳起来，但马上就发现他没有恶意。他抚摸我的背部，然后又摸了摸我的脖子，同时不停地对我说话，说我们两个在一起会很开心，说我将能长成全世界上最聪明的马，说我们将来一起出去打猎。

过了一小会儿，他又用夹克轻轻地给我擦身体。他不停地擦着，一直到擦干为止。接着，他用盐水沾了沾我头

上那块磨得生疼的皮肤。他给我拿来甜甜的干草，还拎来一大桶清凉可水的水。从始至终他一直在和我说话。

他转身要走出马厩时，我朝他叫了一声，表示感谢。他好像听明白了似的咧开嘴笑了，还用手指轻轻刮我的鼻子。

“你和我，咱俩会成为好朋友的。”他亲切地说，“我叫你‘乔伊’吧，因为这个名字和‘佐依’押韵，嗯，大概还因为这个名字适合你。明早我还会来——别担心哦，我会照顾你的，我向你保证。做个美梦，乔伊。”

“你不该和马说话，艾伯特。”他母亲站在外面说，“它们根本听不懂你说什么。马是很笨的动物。你爸爸说，马又倔又笨，他这辈子最了解马了。”

“爸爸根本就不懂马的脾气。”艾伯特说，“我觉得他是害怕马。”

我走到门口，看着艾伯特和他妈妈离开，消失在夜色中。那时我就知道自己找到了永远的知己，还知道，在我和艾伯特之间，已经迅速地、本能地建立起一条爱与信任的纽带。老马佐依从隔壁的门探过头来，想和我蹭蹭鼻子，可我俩的鼻子就是碰不到一起。

第二章

经过漫长难熬的冬天，进入薄雾弥漫的夏天，我和艾伯特一起成长着。除了令人尴尬的稚嫩，一匹小马驹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小男孩之间还有更多的共同点。

每当他既不去村里上学，也不和父亲去农场干活儿时，艾伯特就会带我出去。

我们穿过田地，来到托里奇河边的那块沼泽地，那里地势平坦，长满蓟草。就是在农场里这块唯一的平地上，他开始训练我。最初他只让我来回走走，小步跑跑，后来又让我先朝一个方向往前冲，然后再朝另一个方向冲。

在回农场的路上，他让我自己掌握速度。我也学会了一听见他吹口哨便朝他跑过去。我这样做并不是出于顺从，而是因为我总想和他待在一起。

他的口哨声模仿猫头鹰叫，断断续续的，这呼唤我永远都不会拒绝，也永远不会忘记。

除了艾伯特，老马佐依是我唯一的伙伴。她经常要去农场犁地、耕地、割草、收庄稼，所以我大多数时间都是自己待着。

夏天时，待在田里还可以忍受，因为我总能听到她在干活儿，还能时不时地呼唤她。可到了冬天，我就被孤零零地关在马厩里，一天下来见不着一个人影，也听不到人说话，除非艾伯特过来看我。

艾伯特很守信用，他照顾我，也尽可能地保护我不受他父亲的伤害；不过，他父亲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可怕。他一般不理我，就算来看我，也总是远远地站着。有时候他甚至可以非常友好，但有了我们初次相遇的经验，我怎么也不能信任他。我根本不让他靠近我，而老是躲到田地的另一头，让老马佐依把我俩隔开。

每到星期二，艾伯特的父亲喝得醉醺醺地从外面回来时，艾伯特就会找个借口和我待在一起，确保他父亲不会靠近我。

我来到农场两年后，一个秋天的晚上，艾伯特去村里的教堂敲钟了。

每个星期二晚上，他都把我和佐依关在一个马厩里，这样保险一些。“你俩在一起会安全些。只要你俩在一起，

我爸就不会进来骚扰你。”他常说。说完他会靠在马厩门上，给我们讲敲钟的复杂程序，还讲镇里如何安排他敲响发最低音的那个大钟，因为他们觉得他已经是个男子汉了，能胜任这项工作。他还说他很快就是村里最大的男孩了。

我的艾伯特为他能敲钟颇感自豪。我和佐依紧紧依偎在灯光昏暗的马厩里，当教堂的六声钟响越过黄昏的田野传到我们耳朵里时，我们十分陶醉，此时我们知道艾伯特有理由感到自豪。这音乐无限神圣，所有人都可以分享——他们只要聆听就好了。

那天我肯定是站在那儿睡着了，因为我根本不记得听到有人走近。突然间，马厩门前闪烁着跳跃的灯笼光线，门闩被拉开了。

一开始，我以为是艾伯特，可教堂的钟声仍响彻云霄。接着我听出来了，毫无疑问，这声音是艾伯特的父亲发出的，他每星期二晚上从市场回来时都是这种腔调。他把灯笼举过门，手里拿着根棍子，踉踉跄跄地绕着马厩朝我走来。

“嘿，你这自高自大的小东西，”他说，毫不掩饰话里威胁的意味，“我和人打了个赌，他们说，我不可能在一个星期之内教会你犁地。在乔治酒店里，伊斯顿和其他几个乡亲都说我治不了你。我倒要让他们看看。你

娇生惯养的日子到头了，该学会自食其力了。今天晚上，我要拿几个马鞭给你试试，找个合适的，明天咱们就开始犁地。来软的也行，来硬的也行。你要是给我找麻烦，我就拿鞭子抽你，非把你抽出血来不可。”

老马佐依很了解他的情绪，嘶鸣了一声警告我，然后就退到马厩后面的黑影里。不过她没必要警告我，因为我能明白他的意图。我只要看见举起的棍棒，就吓得心跳加速。

我害怕极了，但我知道不能跑，因为根本无处可逃，所以我就背对着他，朝他咆哮。我感到我的蹄子正中目标，随即听到一声痛苦的尖叫。

我回头一看，他正艰难地拖着一条腿爬出马厩，嘟囔着要报仇雪恨。

第二天早上，艾伯特和他父亲一起来到马厩。他父亲走路明显一瘸一拐的。他俩每人手里都拿了个马鞭，我能看出来艾伯特刚哭过，因为他脸色苍白，满脸泪痕。他俩一起站在马厩门口。

让我无比自豪、无比欢欣的是，艾伯特的个头已经超过他父亲。他父亲一脸憔悴，显得十分痛苦。“艾伯特，要是昨晚没有你妈说情，我当场就把这马给毙了。它差点儿要了我的命。我现在警告你，要是这马不能在一星期内把地犁得笔直笔直的，我就卖了它，我说到做到。

全看你的了。你说你能对付它，我就给你一次机会。再说，它也不让我靠近。这马野性十足，本性恶毒，除非你能驯服它，一个星期就训练好它，否则它就得离开。听明白了吗？这马得像其他人一样学会自食其力——我可不管它有多好看——这马必须学会干活儿。艾伯特，我得跟你说清楚了，要是我打赌输了的话，它必须走。”

他把马鞭扔到地上，转身准备离去。

“爸，”艾伯特坚定地说，“我会训练好乔伊，我会让它学会犁地，不过，您必须保证不再打它。不能那么训练它，爸，我了解它，我特别了解它，它就像我的亲兄弟一样。”

“艾伯特，你来训练它，你来管它。我不管你怎么做，我也不想知道。”他父亲不想继续讨论下去，“我不会再靠近这畜生。我想一枪毙了它。”

这次艾伯特走进马厩后，没有像从前那样抚摸我，也没有对我柔声说话，相反，他径直走过来，表情严肃地盯着我。

“你简直蠢透了。”他厉声说，“乔伊，你要想活下去，就得学会生存之道。以后你再也不能踢人。爸的话是当真的，乔伊。要不是妈妈帮忙，他会一枪毙了你。是妈妈救了你。他不听我的，将来也不会听。所以，乔伊，下次可别这样了，以后别再这样了。”